

Vincent Almandros

万桑·阿尔芒德罗斯



一个夏天

潘文柱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万桑·阿尔芒德罗斯

一个夏天

潘文柱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夏天/(法)万桑·阿尔芒德罗斯(Vincent Almen-dros)著;潘文柱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7.6
(午夜文丛)

ISBN 978-7-5404-8072-1

I.①一… II.①万…②潘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2975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18-2017-025

一个夏天

YIGE XIATIAN

著者:万桑·阿尔芒德罗斯

译者:潘文柱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唐明 冯博

装帧设计:CANTONBON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2.75

字 数:44千字

版 次: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072-1

定 价:13.0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)

一个夏天

万桑·阿尔芒德罗斯

一个夏天

潘文柱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VINCENT ALMENDROS

UN ÉTÉ

© 201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
根据午夜出版社 2015 年法文版翻译
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

d'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'Institut français.

本书获得法国对外文教局版税资助计划的支持。

风起了，唯有努力生存。

——保罗·瓦莱里

要说，对我的兄弟，航海是他的童年梦想。

那个夏天，他向我提议到海上他的帆船那儿过几天。最简单的，他此前说过，就是罗娜和我坐夜班火车，三号早晨在那不勒斯跟他们会合。我没明白哪里就简单了。

总之，我不需要担心。让娜和他会在港口等我们。港口在一座城堡脚下，我不会错过的。

九点过一些，罗娜和我来到了城堡前，我们决定在车道的另一边等待。我们把行李放在沿街的海航公司的小建筑物前，橱窗上都贴着一些推介附近岛屿观光的小广告。在我们的头顶，能看到粗黑字体的“Porto di Napoli”（那

不勒斯港)。我转过身再看了看那座城堡。没错，我对罗娜说，就是这儿。

她刚坐到台阶上，用折起的那不勒斯地图扇风。她对我笑，什么也没说。她累了。她觉得热。她的鼻翼上闪着微小的汗珠。我也对她笑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，我不希望她认为跟着我会迷路。

我解开衬衫的一颗扣子，转身面向停泊着一艘宏伟的白色渡轮的码头。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游乐的船。我看了看我的手表。我自问我的兄弟在哪儿。

我们在太阳下等了该有二十分钟后，我的手机终于在口袋里振动起来。

你们在哪儿？

在这儿，在港口，我说，在城堡前。

我的兄弟也在那儿，在港口，城堡前。他在等我们。

我没看见他。

我没看见你，我对他说。

我四下巡视着。

哪儿呢？

这儿，他强调说。

我的兄弟其实在一刻多钟路程以外，要与

他们会合，我们得沿着费尔迪南多·阿克顿街走，接着，在走过莫罗西尼罗花园之后，千万不要穿过隧道而是转向左边的海滨道，纳扎里奥·萨乌罗大街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这不复杂，港口就在那儿，帕特诺普街。那儿有一座城堡，我不会错过的。

在我把脸颊贴近他胡须浓厚蓬乱而显得阴沉的脸时，我提醒我的兄弟，在那不勒斯有两座城堡。

我知道，他说。

你之前没跟我说过。

对，我对你说是奥沃城堡，另一个是诺沃城堡。

这很接近，我说。

没关系，他说，你应该是理解错了，接着他走向罗娜，同时摘下帽子。我们终于见面了，他在拥吻罗娜时说道，而在贴另一边的面颊时，他问罗娜是否懂法语。一点点，她笑着回答。

我想知道我兄弟对她的想法，就这样，初次接触，但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被他刚放回头顶的帽子吸引了。一顶宽大的巴拿马草帽，帽顶缠绕一圈黑丝带，这件物品的优雅与他身上的着装有些不搭，他沾有油斑的酒糟红 T 恤

衫上，皱巴巴的百慕大短裤，还有人字拖。你的帽子好看，我对他说。等着看我的船，他骄傲地说。

一些配有马达的流线型豪华汽艇将我兄弟的帆船钳状包围着，它显得有些老气。桅杆足够高但船身不是太长，约少于八米。露出水面的部分已经不是纯白色，而是一种藻绿色的锈蚀的灰。在我点头时，我感觉到了我兄弟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。太好了，我说。

我转向罗娜看她的反应。她也点了点头，然后不声不响地弯腰看船下泛着油光的水面，在成团的泡沫之间，漂浮着一个塑料瓶子和两三根聚苯乙烯的管子。

我的兄弟刚登上他的帆船。他转过来对她伸手要帮她。罗娜脱下平底便鞋放在船壳上，然后一个大跨步，越过船舷栏杆，她没能忍住一声受惊的叫喊，叫喊随之又变成神经质的笑。没事的，让安抚她说。

我最初的脚步显得犹豫。我的背包很重，它使我失衡。我得弓着腰才能无恙地来到船尾，船的下凹部分。在那儿，我的兄弟略微抬起他的帽子，对我们表示欢迎。他露出作为主人的满意微笑。他揉搓自己的胡须。这儿是驾驶舱，他说。我擦了擦额头，四下环视我们能够活动的方块。两条窄小的长凳互相面对着。太好了，在取下背囊时我又说了一遍。所以就是在这儿，露天下，我们即将度过大部分的时间。

带着犹疑的好奇，我走近起居部分的入口，用目光翻查着船的内部。你可以进去参观，我的兄弟对我说。

我的一只脚放到第一级阶梯上。木板在我的脚下吱嘎响。室内充满着沉重而凝滞的热气。房间里有两张长板凳，分据两头。这些板凳比室外的长，它们被一块难看的有蓝色边饰的黄色布覆盖着，上面堆满了衣物和杂乱的物品。

让建议我将我俩的行李放到左舷的长条躺板上。哪儿？那儿，左边，他指着已经被两个行李箱占据了的角落对我说，叫我递给他罗娜的行李。我再次擦了擦额头。

我感到热。

我的兄弟下来帮我，检查了一眼行李是否放好，然后将罗娜的行李塞到更深处。好啦，

他这样说道，好让参观继续。

轮到罗娜要下来了，但因为我们挡住了过道，她被困在了第二层楼梯上。她得弯下腰来参观船舱。

这不算太大，但实用，让很自豪地说。我看了看他。

让娜不在吗？

不在，他说。

一边向我解释让娜得去买些面包——她快到了——，我的兄弟走向唯一的一扇门，避让着我，将门打开。我走进的这个隔间被一张床垫占据，它正好适合船体的 V 形前身，被安置在一张木床上。隔板的墙面被浅蓝色的割绒毯覆盖，散发出幽幽的霉味。不过，床上方敞开的机盖带来了一丝通风。

我记得，这是我第一次靠近一张我的兄弟和让娜睡过的床。看到散乱在床单上的乳罩，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它肯定是被忘记收拾了，不过，看着白色的镂空罩杯，我又不由臆想让娜的马虎并非出于偶然。

你们这儿挺好的，我退出隔间时说道，说这话时，我意识到我刚离开了这艘船唯一的房间。因此，罗娜和我不会睡在一起，而是相隔